

浙江文叢

兩浙輶軒錄

〔第一冊〕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浙江文叢

兩浙輶軒錄

第一冊
卷一至卷四

〔清〕阮元 楊秉初 輯
夏勇等 整理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兩浙輶軒錄 / (清) 阮元, 楊秉初 輯; 夏勇 等
整理. —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4
(浙江文叢)
ISBN 978-7-80715-832-5

I. ①兩… II. ①阮… ②楊… ③夏… III. ①古典詩
歌—詩集—中國—清代 IV. ①I222.7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29163 號

兩浙輶軒錄

[清] 阮元 楊秉初 輯
夏勇 等 整理

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 310006)
網 址 www.zjguji.com
責任編輯 路 偉 陳小林 劉 蔚
封面設計 劉 欣
責任校對 余 宏 徐曉玲 胡亦瀟
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張 266.5
字 數 2700 千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0715-832-5
定 價 1350.00 圓(精裝)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 影響閱讀, 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



阮元像
(采自《清代學者象傳》)

整理弁言

浙江，物華天寶，人文薈萃。浙江詩歌，源遠流長，群星璀璨。自西晉孫拯以後，浙江詩壇名家輩出，佳作如林。而在清代這個古典文學、文化的總結期與集大成期，浙江詩歌更是空前繁盛，出現了浙派、秀水派等風貌獨特、地位非凡的詩歌流派，以及黃宗羲、朱彝尊、查慎行、厲鶚、胡天游、錢載、王曇、龔自珍、譚獻、沈曾植等一大批享譽全國、成就突出的詩壇大家、名家，在浙江詩史乃至整個中國詩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兩浙輶軒錄》是繁榮的清代浙江詩歌孕育下的產物，是浙詩之繁榮與成就的表徵。同時，其自身也在浙詩總集乃至全國其他同類型著作中佔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下面從《兩浙輶軒錄》的編刻過程、內容特徵、歷史地位等方面出發，對該書的基本情況與價值作一初步論列。

一 《兩浙輶軒錄》的編刻過程

《兩浙輶軒錄》由清中葉著名學者阮元主持編纂。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八月，阮元從山東學政任上奉調浙江學政，十一月到任，翌年即組織力量採選浙人詩歌。嘉慶三年（一七九八）『書成，存之學官，未及刊板』（《兩浙輶軒錄》阮元序），即因該年九月，阮元從浙江學政任上調離回京，遂使編纂工作暫告段落。法式善《陶廬雜錄》卷三載：『阮芸臺中丞督學兩浙時，有《兩浙

輶軒錄》。己未年（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夏，芸臺官侍郎，退直，邀余至琅環仙館讀畫品詩，遂以此書委勘。尚未分卷數，束爲十六捆。余約十日閱兩捆，歷三月始畢，間有爲增入者。』可知此時全書初稿已成，但尚未分卷數。

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十月，阮元奉旨署理浙江巡撫事務，十一月到任。翌年正月，實授浙江巡撫。可能由於浙江巡撫責任重大，公務繁難，再度執掌浙江文化事業的阮元並未立刻啟動《兩浙輶軒錄》書稿的整理刊刻工作。至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參與了該書編纂工作的仁和人朱文藻、錢塘人陳鴻壽『請出其稿，願共刊之』（《兩浙輶軒錄》阮元序），阮元『乃畀之，重加編定，序而行之』（《兩浙輶軒錄》阮元序），凡成書四十卷，得人三千一百三十三家、詩九千二百四十一首，蔚爲大觀。

雖然《兩浙輶軒錄》在收人之衆、輯詩之多兩方面均達到了相當可觀的程度，但阮元對此仍不滿足。他說：『兩浙人文淵藪，百數十年來，名人輩出……其有山陬僻壤、搜採未及者，遺漏尚多，勢難賅備；又有詩名甚盛，全稿已亡，僅得一二首者，皆待後人續補。』（《兩浙輶軒錄》凡例第四款）表達了使之不斷臻於完善的意願。由此，乃有嘉慶八年（一八〇三）《兩浙輶軒錄補遺》的編刻。關於其編刻過程，阮元《兩浙輶軒錄補遺序》有清晰的陳述：『予督學時所輯《兩浙輶軒錄》，既梓行矣，其間應錄而未錄者頗有之。惟以爲疆吏之政，不復能從事於此。楊孝廉秉初等，各以所輯補者將刊板行之，就正於元。元翻閱之，誠能補前錄之所闕佚。』（《兩浙輶軒錄補遺》阮元

序)遂成書十卷,得人一千一百二十家,詩一千九百八十一首。與正編合計,共得人四千二百五十三家,詩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首。

《兩浙輶軒錄》這一地域總集中的鴻編巨帙,之所以能在短短三年左右時間裏大致編纂完成,與阮元以一方大員的身份,組織、邀請了一批浙江及其他地區文人學者共同參與密不可分。該書凡例第四款所謂『自嘉慶丙辰(元年,一七九六)至戊午(三年,一七九八)三年中,按試所到,或訪諸耆宿,或詢之多士,各出所藏,隨收隨錄』,即描述了這種情形。至於具體參與人員,凡例第十五款提到:

分任採訪諸人,如仁和邵志純、海寧俞寶華、蕭山顧一麒、蕭山孫度、平湖錢仁榮、鄞縣袁鈞、東陽樓上層,各有所採。薈萃成帙、參校補採諸人,則浦江戴劍溪、殿海,仁和朱朗齋、文藻、湯點山、禮祥,嘉興吳澹川、文溥、李香子、富孫,吳江郭頻伽、廖,錢塘陳曼生、鴻壽、陳雲伯、文述、朱閑、泉壬,仁和蔣蔣村、炯,海寧陳晴岩、傳經,烏程張秋水、鑒,石門方鐵珊、廷瑚,會稽顧鄭鄉、廷綸,平湖朱椒堂為弼也。又戴太僕璐、法祭酒式善,亦于京邸校閱一過,多所訂正。

綜觀上述二十四人,絕大多數是浙江人。除邵志純、俞寶華等已提及籍貫者外,還有湖州府烏程縣人戴璐,該書詩人小傳下附載的《吳興詩話》與『戴璐曰』等文字,即出自此人之手。另外,郭麐雖然隸籍江蘇吳江,但長期寓居浙江。由這些熟悉浙詩源流與現狀的浙地文人學者各自採選浙人詩作,並為之參校訂補,自然再合適不過。唯法式善屬旗人,與浙江無甚關聯,不

過此人『多蓄古今人集』（法式善《陶廬雜錄》翁方綱序），『上自內府圖書，下至草茅編輯，罔不詳其卷帙，考厥由來』（法式善《陶廬雜錄》陳預序），可謂當時一大文獻家，阮元邀請他爲《兩浙輶軒錄》作校閱訂正，堪稱所託得人。再與前及《陶廬雜錄》卷三的記載相印證，可知法式善與戴璐均是阮元自浙江學政任上調離回京後，受其邀請，從而參與該書的校訂工作的。

關於阮元組織、邀請相關人士參與編纂《兩浙輶軒錄》，零星記載還有不少。如阮元《定香亭筆談》卷二云：『仁和朱朗齋文藻能詩，留心文獻，好金石，老而貧，居艮山門外清溪前。丁巳（嘉慶二年，一七九七）、戊午（嘉慶三年，一七九八）間，助余編錄兩浙詩數千家。』陳文述《吳澹川傳》云：『及在阮中丞幕府，同覆勘《兩浙輶軒錄》。』（陳文述《頤道堂文鈔》卷三）陳文述《梅花屋詩存序》亦云：『師（按，即阮元）之在浙也，延樵李吳澹川校《兩浙輶軒錄》。』《兩浙輶軒錄》卷三十八吳文溥小傳引陳鴻壽曰：『《輶軒錄》稿，丈（按，即吳文溥）所校訂。』《兩浙輶軒錄補遺》卷五余大觀小傳引湯禮祥曰：『余嘗助中丞師編兩浙詩。』袁鈞《書國朝四明詩後呈阮閣學芸臺先生》更是提及：

舊有《四明詩萃》之錄，起漢大里黃公，訖於有明之季，得作者一千五百有奇……既入本朝，悉爲採入，順治至乾隆百五十年間，凡得作者四百九十人……會閣學儀徵阮公視學至，有國朝兩浙詩之選，以四明詩屬鈞纂輯，謹就向所錄本重加裁訂以獻。本意網羅散失，存人存詩，爲鄉邦文獻之助。今使者有此舉，則鈞《詩萃》之錄，可盡明而止也。（袁鈞《瞻袁

袁鈞以寧波人而有編選自漢至明寧波詩歌爲《四明詩萃》之舉，且又正在進行『國朝』寧波詩歌的搜採工作，遂受阮元委託，負責《兩浙輞軒錄》之寧波詩歌部分的纂輯工作。

類似由某地人負責採選某地詩歌的記載，《兩浙輞軒錄》本身也有所提供。如卷三十七曹祖佺小傳引蔡英曰：

嘉慶丙辰（元年，一七九六），學使阮芸臺閣部選輯《兩浙輞軒錄》，翠屏（按，即曹祖佺，翠屏其號）與山陰孫度任輯紹興一郡詩。館予家北干園中，共晨夕者累月。翠屏搜訪遺佚，不辭勞瘁。今春移館臨浦，忽得疾卒。

曹祖佺係紹興府蕭山縣人，和紹興府山陰縣人孫度一起，被阮元指派共同擔綱《兩浙輞軒錄》之紹興詩歌部分的纂輯工作。

事實上，像袁鈞、曹祖佺、孫度這樣，負責搜集、整理、校補各自家鄉所在府縣之詩人詩作的情形，在《兩浙輞軒錄》的數十位參編者中，應是相當普遍的。這可以從該書作者小傳後附載的『某某曰』一類文字的分佈狀況中測知端倪。綜計全書，『袁鈞曰』全部出現在寧波府詩人小傳下，『孫度曰』全部出現在紹興府詩人小傳下，和前面提到的『以四明詩屬鈞纂輯』、『任輯紹興一郡詩』的記載完全吻合。此外，『邵志純曰』、『湯禮祥曰』、『陳文述曰』、『朱壬曰』、『蔣炯曰』全部出現在杭州府詩人小傳下，『樓上層曰』全部出現在金華府詩人小傳下，『張鑒曰』全部出

現在湖州府詩人小傳下，『朱爲弼曰』全部出現在嘉興府詩人小傳下，同樣符合某地人負責某地詩的情形。另外，『俞寶華曰』絕大多數出現在杭州府海寧州詩人小傳下，又卷三十九所收端文係桐鄉人，但爲海寧僧，卷四十所收汪汝瀾係秀水人，但爲海寧人許申琮繼室，只有卷十五所收計善隸籍海寧附近的嘉興府嘉善縣；『錢仁榮曰』絕大多數出現在嘉興府詩人小傳下，唯卷十一所收查士標係海寧人；『陳鴻壽曰』絕大多數出現在杭州府詩人小傳下，唯卷三十八所收吳文溥隸籍嘉興，但陳、吳二人『戊午（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同客濟南。次年冬，中丞師撫浙，又同依幕下』，一道參與《兩浙輶軒錄》的編纂工作，屬好友兼同僚的關係；『戴殿海曰』絕大多數出現在金華府詩人小傳下，唯卷十八所收侯嘉縉、卷三十七所收馬以智分別隸籍金華周邊的台州府臨海縣、紹興府諸暨縣；『方廷瑚曰』絕大多數出現在嘉興府詩人小傳下，只有卷二十二所收吳玉、王景華與卷三十三所收王賓隸籍嘉興附近的杭州府錢塘縣，基本上也同某地人負責某地詩大致相符。從這種極富規律性的現象中，我們有理由推測：阮元主持下的《兩浙輶軒錄》編纂工作，很大程度上是由浙江各地的文人學者分頭行動，採選各自所在府縣之詩人詩作，然後合而爲一的。而這項化零爲整的工作，自然也還是由前面引述的《兩浙輶軒錄》凡例第十五款提到的『薈萃成帙、參校補採諸人』來具體執行。

至於《兩浙輶軒錄補遺》，同樣書成衆手，並且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分塊包乾的情形。該書凡例第八款云：『輯補者，爲楊書巢秉初、俞蓮石寶華、潘初晴學敏、陳晴岩傳經、汪東村嘉谷、華

復堂日南、余心白習；采有成帙、彙寄入選者，爲袁陶軒鈞、徐雪廬熊飛、朱椒堂爲弼、陳曼生鴻壽、張秋水鑒、鄭簡香勳、楊芸墅文蓀、施少峰嵩、蔣蔣村炯。』其中，『朱爲弼曰』全部出現在平湖籍詩人小傳下，顯然和朱氏本人就是平湖人不無關係；『張鑒曰』全部出現在湖州府詩人小傳下，而張氏本人即隸籍湖州府烏程縣；『蔣炯曰』全部出現在杭州府詩人小傳下，蔣氏係杭州府仁和縣人；『鄭勳曰』絕大多數出現在鄭氏本貫寧波府慈谿縣諸詩人小傳下，唯卷三所收鄭筠、卷十所收陳德分別是杭州府錢塘縣、海寧州人，但前者爲勳族弟，世居慈谿，至曾祖輩方遷居錢塘，後者則是慈谿人鄭文園之妻，實際上都和慈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像《兩浙輶軒錄》這樣，由官員領銜，成於衆手的典籍，在我國圖書史上極其普遍。具體就《兩浙輶軒錄》編纂工作的發起人、主事者阮元來說，則並非只是一個組織者，更不是所謂掛名主編，而是確實投入到了實際編纂工作中。首先，部分詩人的傳記、評論資料由阮元親自撰寫。如卷二十七謝墉小傳附載《墓誌銘》、卷三十九清一小傳附載《遊西谿記》，及《兩浙輶軒錄補遺》卷八朱彭小傳附載《傳略》，均出自阮元之手。至於全書小傳引錄多達二十次左右的《定香亭筆談》，更是阮元在浙江學政任上，與《兩浙輶軒錄》同時編撰的筆記，其中包含大量表彰浙江詩界才俊、保存浙江詩壇掌故的內容。其次，部分詩人詩作經阮元親自採選。如卷三十七吳應奎小傳附載《定香亭筆談》云：『孝豐吳蘅皋應奎，余兩試其文，均置高等，不知其能詩。試畢，自呈其《讀書樓初稿》，苦吟綺思，絕似長吉，樂府歌行尤佳。始知錦囊佳句，不受風簷迫促

也。設非吳生自呈其稿，則吾失此人矣。然則吾所未見之才亦多矣，爲之撫然。『吳應奎與阮元結下師生關係後，將詩稿上呈阮元，其詩才得到阮元高度評價，遂獲得了入選《兩浙輶軒錄》的機緣。又如卷四十金順小傳附載《定香亭筆談》云：『余採《傳書樓詩》入《輶軒錄》，並題一絕云：「若上輶軒兩度過，柏舟詩句未銷磨。孤兒手抱殘編哭，爲是行間淚字多。」』《兩浙輶軒錄補遺》卷十汪尚仁小傳附載汪嘉穀曰：『家靜圃主政，少孤，太夫人金氏教以成立。金有《傳書樓詩藁》，已入前《錄》，芸臺中丞師極賞之，題句卷端。』可見正是在阮元的親自過問下，金順這位名不見經傳的女詩人乃得以入圍《兩浙輶軒錄》，在群星璀璨的浙江詩壇上擁有了一席之地。再次，部分詩人詩作的人選，得到了阮元的首肯。如《兩浙輶軒錄補遺》卷八張鎮小傳附載張鑑曰：『從弟於丙辰（嘉慶元年，一七九六）歲郡試受知於芸臺夫子，補弟子員，乃益發憤，閉戶攻書，遂得上嗽之疾，庚申（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卒於家。鑑因詮次其詩，上中丞師，俾得著於《錄》。』張鑑乃阮元弟子，參與了《兩浙輶軒錄》及《補遺》的編纂工作，其間曾詮次其弟張鎮之詩，上呈阮元，得到阮元認可後，乃如願入選。

綜上可知，《兩浙輶軒錄》開編於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全書初稿完成於嘉慶三年（一七九八），由時任浙江學政的阮元組織、邀請數十位浙江及其他地區文人學者共同編纂。鑒於編纂工作面廣量大，他們乃採取化整爲零的策略，大抵各自採選家鄉所在府縣詩人詩作，隨後再彙總整合。主事者阮元也在公務之餘，親身參與到編纂活動中。當全書粗具規模時，阮元從浙江

學政任上離職回京，編纂工作暫告段落，此時全書尚未分卷數。在京期間，阮元又邀請友人戴璐、法式善將書稿校閱訂正一過。嘉慶六年（一八〇一），重返浙江、出任巡撫要職的阮元，在朱文藻、陳鴻壽等參編者的建議下，再度啟動了《兩浙輶軒錄》的編纂工作，將書稿重加編定，並於同年六月十九日為之撰寫序言，不久即正式刊刻行世。嘉慶八年（一八〇三），楊秉初、俞寶華等將各自所輯《兩浙輶軒錄》未收之詩人詩作上呈阮元，乃又在阮元主持下，哀為《兩浙輶軒錄補遺》付梓。全書的編刻過程大抵如是。

二 《兩浙輶軒錄》的內容特徵與歷史地位

《兩浙輶軒錄》作為浙詩總集乃至整個地域詩歌總集的重要代表，在我國文學、文化史上擁有相當高的地位。這種地位之所以取得，是由其自身內容特徵決定的。概言之，以如下數端最為突出：

首先，《兩浙輶軒錄》及《補遺》，以面向浙江全省的宏大視野，收入四千二百五十三家、輯詩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首的超大規模，成為浙詩總集編纂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標誌。

浙詩總集的編纂濫觴於北宋，代表為孔延之等輯《會稽掇英總集》，著眼於採收與紹興地區有關之詩文。自南宋至清乾隆年間，浙詩總集的編纂活動日益興盛。其中的主流為面向浙江某一府、縣的詩歌總集，主要有南宋董棻輯《嚴陵集》、李庚等輯《天台集》系列、林表民輯《赤城集》；明謝鐸、黃孔昭輯《赤城詩集》，許鳴遠輯《天台詩選》，阮元聲、戴應龍輯《金華詩粹》，朱

翰輯《樵李英華集》；清吳允嘉輯《武林耆舊集》、沈季友輯《樵李詩繫》、陳焯輯《國朝湖州詩錄》、毛奇齡輯《越郡詩選》、商盤輯《越風》、胡文學輯《甬上耆舊詩》、全祖望輯《續甬上耆舊詩》、戚學標輯《三台詩錄》、曾唯輯《東甌詩存》、朱琰輯《金華詩錄》，以及舒順方、江五民輯《剡川詩鈔》、黃宗羲輯《姚江逸詩》，倪繼宗《續姚江逸詩》，張廷枚輯《國朝姚江詩存》，董肇勳輯《東陽歷朝詩》等。清初以來，更是在全國範圍內率先湧現出一批面向鄉鎮的詩歌總集，如嘉興梅里鎮有李光基輯《梅里詩鈔》，李維均輯《梅會詩人遺集》，李稻塍、李集輯《梅會詩選》，許燦輯《梅里詩輯》；桐鄉濮院鎮有沈堯咨、陳光裕輯《濮川詩鈔》等。

至於著眼於采收浙江一省詩歌者，則始於明成化、嘉靖年間方繼學輯《浙音會略》。此集或已不存，據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五、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十一、朱彝尊《明詩綜採摭書目》、孫詒讓《溫州經籍志》卷三十三與張南英纂《（乾隆）平陽縣志》卷十六等的記載，可知凡十七卷，以「輯兩浙名人詩」（《（乾隆）平陽縣志》卷十六）為旨歸。乾隆年間，諸錦輯《國朝風雅》、柴傑輯《國朝浙人詩存》等同類型著作先後問世。關於前者，《兩浙輶軒錄》凡例第十四款稱之為《皇朝風雅》，卷十七諸錦小傳則引朱文藻曰：「草廬（按，諸錦號草廬）留心耆舊著作，嘗手輯諸家之詩，皆浙人作者，題曰「國朝風雅」，凡十二冊，未經編定付刊。」又《兩浙輶軒錄補遺》卷九濟斐小傳引華日南曰：「蝶菴（按，濟斐號蝶菴）詩人諸草廬先生《浙詩選》。」吳仰賢等纂《（光緒）嘉興府志》卷八十一著錄諸錦《兩浙詩鈔》二十四卷。諸如《國朝風雅》、《皇朝風雅》、

《浙詩選》、《兩浙詩鈔》，均係同書異名，今存亡不明。後者刻於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凡五律、七律各八卷，收四百零一家、詩七百零六首。全書『得自田叔禾先生《西湖遊覽志》，蔣玉淵、翁武原兩先生《清詩初刻》，李又玖先生《西湖志》，沈歸愚先生《別裁集》者居多』（《國朝浙人詩存》凡例第一款），文獻搜採並不廣泛；並且『只存五、七律二種，緣古體意義深微，初學未能領悟，排律則選本亦多，箋注截句，於應試不合體裁』（《國朝浙人詩存》凡例第二款），因而只能說是一部『聊以存什一於千百』（《國朝浙人詩存》自序）的小型選本。與《兩浙輶軒錄》同時而稍前，又有汪淮輯《國朝兩浙詩鈔》出現。《兩浙輶軒錄》卷十一陸寅與卷十七石文小傳引錄了其相關內容。《（光緒）嘉興府志》卷六十一、嚴辰纂《（光緒）桐鄉縣誌》卷十九均叙及汪淮有《浙東西詩鈔》二十卷，當即此書，今亦存亡不明。

概言之，浙詩總集的編纂緣起於宋，發展於明，繁榮於清。數百年間，面向府、縣、省乃至鄉鎮的浙詩總集順序問世，並且均不同程度形成了一定的數量與規模。這其中，府、縣乃至鄉鎮一級總集的大批湧現，既為浙詩總集這座金字塔夯實了基座，築起了塔身，又為《兩浙輶軒錄》的編纂做了很好的文獻準備。至於省級詩歌總集，也先後有方繼學、諸錦、柴傑、汪淮等嘗試編纂，儘管他們的成果或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或因流佈未廣而罕為人知，但客觀上都為《兩浙輶軒錄》的編纂做了資料與經驗的積累。因此，《兩浙輶軒錄》的出現絕非略無徵兆的異軍突起。它植根於明清以來日益興盛的浙地詩學氛圍，以大批浙江府、縣乃至鄉鎮一級詩歌總集為文獻

基礎，又有《浙音會略》《國朝風雅》等同類型著作爲之導夫先路，可謂繁榮的浙江詩歌與浙詩總集編纂活動孕育出的寧馨兒。關於《兩浙輶軒錄》同當時已有的浙詩總集間的繼承關係，阮元明確說：

是編所采諸書，如秀水諸錦選《皇朝風雅》、會稽商盤選《越風》、平湖沈季友選《樵李詩繫》、烏程戴璐《湖州詩撫》、歸安陳焯《湖州詩錄》、永嘉曾唯《東甌詩存》、太平戚學標《三台詩錄》、海鹽朱炎《金華詩錄》、錢塘朱彭《武林詩選》、錢塘張廷俊《台山懷舊集》、桐鄉汪淮《兩浙詩鈔》、蕭山毛奇齡《越郡詩選》、餘姚張惟枚《姚江詩派》、秀水許燦《梅里詩輯》、蘭溪江伯容《蘭皋風雅》、海寧陳世修《平昌詩鈔》，又寧波之《甬上耆舊集》《詩文草創》，以上各本或已刻，或未刻，皆擇其尤雅者錄之。（《兩浙輶軒錄》凡例第十四款）

可見全書編纂過程中，廣泛吸收了各層級浙詩總集的已有成果，其中就包括《國朝風雅》《國朝兩浙詩鈔》這兩部當時可能只是以抄稿本形式存世的浙江省級詩歌總集。

正是這種博採衆長、兼容並包的編選態度與方式，使《兩浙輶軒錄》在浙江省級詩歌總集序列中後來居上，將其規模擡升至收人數千、輯詩上萬的層次，堪稱跨越式發展。同時，它又從衆多浙江府、縣、鄉鎮詩歌總集中選取優秀之作，將其融匯、整合爲一個更加宏大的面向全省的總集架構，可謂當時最廣泛而深入地反映清代浙江詩歌之基本面貌的一部總集。綜合規模、格局、涵蓋面、包容度等方面來看，《兩浙輶軒錄》的問世，代表著浙詩總集編纂取得了突破性進

展，堪稱浙詩總集編纂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標誌。緣乎此，它的光芒幾乎完全掩蓋了此前諸錦等人編選的幾部浙江省級詩歌總集，令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湮沒。這種同類型典籍在傳播接受過程中的競爭勝負，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兩浙輶軒錄》自身的非凡地位與成就。

其次，《兩浙輶軒錄》實現了整個省級詩歌總集的規模的躍遷，引領了嘉慶、道光年間大型省級詩歌總集編纂的潮流。

省級詩歌總集的編纂始於明代，主要有呂陽輯《晉詩選雅》、方繼學輯《浙音會略》、戴金輯《江西詩紀》、韓雍等輯《皇明西江詩選》、費經虞輯《蜀詩》等。前三書或已佚，《皇明西江詩選》選收明代江西詩人八十八家、詩一千二百七十四首，《蜀詩》選收明代四川詩人二百六十二人、詩一千一百八十五首。又胡纘宗輯《雍音》著眼於收錄與古雍州地區（大略相當於今陝西、甘肅等省）有關之詩作，亦可視為一部非典型省級詩歌總集，全書凡得一百五十家、詩一千二百首左右。此外，劉昌輯《中州名賢文表》、張邦翼輯《嶺南文獻》、楊慎輯《全蜀藝文志》等分別著眼於選收河南、廣東、四川等省詩文，可不具論。

清初時省級詩歌總集的數量並無顯著增加，唯山西、福建、湖廣、廣東、廣西等省有相關著作問世，如范鄴鼎輯《三晉詩選》、趙瑾輯《晉風選》、曾士甲輯《閩詩傳初集》、廖元度輯《楚風補》、黃登輯《嶺南五朝詩選》、汪森輯《粵西詩載》等。但在個體規模上，部分此類總集却有了很大的發展。如《嶺南五朝詩選》凡得九百九十六家、詩四千六百六十二首，《粵西詩載》凡得